

今天我们为何如此需要科幻？



成都造“飞行汽车”AE200公务航空城际出行模拟场景。

10月18日至22日，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将在成都举办。在当下语境之中，当我们谈论科幻时，我们在谈论些什么？

一定会谈论科学。作为科技进步的文化映射，科幻与科学始终有种奇妙的链接，它引人向往科学，探索科学。

一定会谈论发展。当“科幻”一词后面加了“产业”，这个词变得很“值钱”。在中国，这个新兴的产业，去年的总营收已近千亿元。

一定还会谈论共识。在宇宙视角之下，科幻描摹的是全人类的命运与未来，其拥有着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内核。科技与想象力是书写科幻的语言，而这种语言没有国界。

科幻与科技

2019年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上映后，互联网社交平台的热搜中破天荒出现了一系列物理学名词——“核聚变”、“太阳氦闪”、“洛希极限”……在电影的热度之下，科学的冷知识似乎也热了起来。许多媒体平台纷纷为科研工作者开起了科普专栏，以满足受众的求知欲。这是科幻兴盛时代所特有的现象——因文学作品所缔造的精彩，大众对硬核科学知识生出向往。

国内第一个科幻文学博士、四川大学文新学院中国科幻研究院副研究员姜振宇说：“人的想象力与探索欲，应该是刻在DNA里的。科幻作品未必能直接推动科技发展，但它对于科技的影响，一定是潜移默化的。”姜振宇说，当下的中国社会亟待营造“科技文化”氛围，让科学成为主流文化，让人们恢复求知求索的“出厂设置”。就这一点而言，“经以科学，纬以人情”的科幻文学，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不少顶级科学家都是科幻迷，甚至自己喜欢写科幻。用刘慈欣的话来讲，他们是在“把科学之美从方程式中释放出来，展现在大众面前”。已故院士潘家铮，是三峡工程论证技术总负责人，但他同时创作了科幻小说30篇，共计70多万字。除了探索真理，他也在用“科幻”的方式，将科学拉向主流文化的台前。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、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吴季，同时也是《月球旅店》《月球峰会》等科幻小说的作者。

科学家精神的弘扬，在这个时代尤其重要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今年9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指出，整合科技创新资源，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。

科幻是创新精神的源泉。此时此刻的种种奇思妙想和场景应用，未来或将成为促进新质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变量，进而不断催生新兴产业。而因热爱与情怀驱动的创新探索，才能够长久地推动科学进步。“尤其在青少年的群体中，科幻对于科学理想的启蒙意义，是不可估量的”，在《科幻世界》杂志主编拉兹看来，科幻是充满理想主义的文化类型，而青少年则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群体。“二者相遇所带来的结果，很可能就是理想的坚定树立。”

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也说，科幻是启发和吸引青少年热爱科学、了解科学的一种最有魅力的形式，它将在孩子心中埋下创新的种子，驱动其成为未来世界的建设者和科技创新的践行者。如此说来，今天，我们如此需要科幻，除了因为那关于未来的波澜壮阔的科学幻想，更因为那幻想之中，蕴含着引人追逐科学与梦想的光亮。

科幻与产业

比起科幻对于科学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，科幻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，是直接反映在数字上的。由中国科幻研究中心、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《2023中国科幻产业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显示，2022年，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到了877.5亿元。

总营收近千亿，但在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看来，这仍不算一个很大的盘子。但这却是一个很乐观的产业，因为“增长速度快，平均一年就会增长一百多亿，哪怕是中间几年有着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”。

增长快，说明市场热，受众的科幻消费需求正在加大。在科幻产业链条中，科幻文学搭好了“无限想象的舞台”，科幻影视作品、科幻游戏、科幻主题公园、科幻衍生品等角色正轮番登台。

但吴岩说，其实《报告》中的测算并不精确，因为作为新兴产业的科幻产业究竟包含了什么，到今天还在讨论。比如，科幻产业中，游戏与影视的产值最高。那么，为《流浪地球》电影制作宇航服装、虚拟特效的企业，又该不该算入科幻产业之中呢？再比如，科幻文旅的产值新晋纳入统计，但文旅之中的哪一部分算是

科幻的，也很难界定。

但这种讨论至少说明，科幻产业的疆域在拓宽，市场在升温，潜力在增大。“科幻产业是内容产业，但从没有哪一类内容在产业化过程中，拥有如此的特殊性”，拉兹说，对于任何一部现实题材小说、历史小说、推理小说而言，影视化是它们的终点。但对于科幻来讲，影视化只是它的起点。

一旦科幻被影视化，紧接着就会迎来各种跨界的授权。去年，《三体》与奥利奥联名推出了限量礼盒；前不久，《三体》甚至与科颜氏联名推出商品，玩转小说之中三体人“脱水”与“补水”概念。

“你可以想象钢铁侠、蝙蝠侠，或者侏罗纪公园里的各种恐龙形象，它们都被进行过各种授权，可以是玩具手办、日用品、汽车、电子设备，乃至游戏、旅游消费等”，拉兹说，但你无法想象任何一部现实小说的人物出周边。“因为科幻的特点就是有着各种独特的脑洞与形象”，在他看来，这种形象是未来的、超前的，有着粉丝群体的，这就让科幻IP的转化拥有了无穷潜力。

所以影视化只是科幻IP转化的第一步，从影视化的形象向其他多元类型产品转化，这第二步才是产业发展的难点，“这也是冰山最大的那一块”。冰山的开发，尚待形成完善的开发机制。但这足以成为科幻在今天被需要的另一个理由——大众需要“想象力消费”。而科幻，也正在成为一个很有想象空间的产业。

科幻与共识

人类文明去向何方？这是科幻作品永恒的主题。

在《三体》构建的世界里，面对更高等文明的入侵危机，人类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抗争。在《流浪地球》的设定中，当太阳系即将覆灭，人类带着地球逃离，驶入漫漫星河。

上至宇宙，下通深海，科幻所思考的是全人类的命运，科幻所面向的，永远是未知与未来。所以科幻能够成为一种通行的语言，它没有国界与门槛，推动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深思考。

事实上，科幻自诞生之日起就是“全人类语境”。因为科学无国界，而科幻小说的创作，往往伴随着对科学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未知命运的忧思。

科幻小说的井喷期，是人类第一次进入太空的时代。拥抱太空给人类带来了对于地球家园的重新审视，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人类开始关注环境的污染、饥饿与贫穷、资源的不可持续，以及地球人口问题。克隆的出现，让人产生对基因改造的恐惧；AI的诞生，让人们开始讨论人工智能伦理。

但任何时期，科幻关注的都是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未来。“因为科幻其实是科学立场，它将人类作为一个族群来看待共同的命运”，姜振宇说，也正因此，科幻不是任何人的专利，谁都有资格来讨论这件事。

近年来，中国科幻蓬勃发展。中国科幻长篇小说的海外“能见度”越来越高，刘慈欣的小说《三体》在全球的销量在去年已经达到2900万册，它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。“每年都有许多中国的科幻小说会输出海外，也有许多中国科幻作家被国外的科幻专栏约稿”，吴岩告诉记者，不完全统计，中国每年至少有200篇以上的科幻作品被输出到海外。

而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科幻作品的质量被认可，同时也意味着，面对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，中国科幻所传递的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地的受众所看到，从而影响更多人、启发更多人。“我相信，世界各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，在期待着从中国的科幻作品中，了解中国人的未来观、世界观。”拉兹说。

“在全世界科技关联度越来越高的今天，面对发展与未来，人类该怎么走，确实是一件越来越需要讨论的事，尤其普通大众层面应逐渐形成共识”，拉兹认为，在普通大众层面，要推动共识的形成，科幻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。“要知道，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立足过去的，只有科幻是书写未来的”，人们需要这样一种作品，消解对未知的焦虑，拥抱无限种可能。

再过不到一个月，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就将开幕。大会联合主席本·亚洛说，他非常期待与科幻迷一起，在大会上探索中西方不同文化碰撞出的火花。

正如本·亚洛所期待的那样，线上线下数以万计的幻迷，将通过此次大会，共同仰望宇宙星河，探讨未知未来，关注人类文明的走向，也将共同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。这，就是科幻的凝聚力。 据《成都商报》



科幻小说《三体》。